

宋明理學家年譜

于浩輯



北京圖書館
出版社

6

宋明理學家年譜

于浩輯

第六冊目錄

朱子年譜綱目	卷十一至卷末	(清)李元祿編		一
朱夫子年譜	二卷	(清)朱欽紳輯		一七一
重訂朱子年譜	一卷	(清)褚寅亮編		六三九

朱子年譜綱目卷十一

漢寧 李元祿 編輯

寧宗皇帝慶元元年六十六歲乞追還待制職名從之乞休致不許

仍詔秘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

韓侂胄欲逐趙汝愚謀於京鏜誣以謀危社稷引李沐使奏汝愚不利於社稷罷丞相貶知福州竄永州暴卒舉朝無敢關說者先生自以繫銜侍從義不容默則洒泣草疏萬餘言極陳奸邪蔽主之禍因以明汝愚之冤詞旨痛切繕寫已具子弟諸生更進迭諫

以爲必且賈禍不聽門人蔡元定請筮之遇遯之同人先生默然取奏稿焚之因更號曰遯翁遂以疾丐休致

與鄭參政劄子 熹山野伉拙處世不諧然自少日卽蒙當世一二鉅公敦誨期許待以國士居常勵志不敢少貶以辱其門亦庶幾得因濟會少有毫髮以自效於當世不意暮年此志不遂而又適遭時論大變感福下移忠賢奔波海內震駭病中聞之憤悶鬱結覓死無路亟欲草疏自通幾或開悟而子弟諸生交謁更諫以爲如此適增國家之累無而益紛拏累日疾勢遂侵此乃窮命使然是亦無足言者今若得因病辭官并脫無名之職則與世長辭含笑入地無可恨矣伏惟參政矜憐有素切望乘此機會曲賜保全萬一更有纏繞不遂所懷則熹素心尙在本未能平旦遇事感觸不能自己更以垂死之年自貽投竄之禍亦非參政之所欲也

抑時事如此有識寒心而參政從容其間未肯深任其責此亦中外所深疑者而熹猶竊恐高明之有待而發也不知其果然耶其不然耶如其果然則安危之機相去日遠亦不可以少緩矣垂絕之言無復倫次唯此一念炳然如丹伏惟明公念之

與田侍郎書 某一病兩月將行未果所上告老之章近聞亦已見却勢不免復小紛紜或恐遂抵譴訶不可知也陰邪表裏欺天罔人方此之時不能仰首一鳴以期開悟而徒爲蓄縮自全之計永負臣子之責矣奈何奈何

答黃直卿書 辭免人度今已到不知所請如何頭勢如此又非前日之比只得力辭鄙意更欲乘此亦有所言亦爲餽薦飼虎之計又度得無益於事亦未必中於語默之宜且更籌之若其不可但只力辭亦無害於義也若已得請便不須說只恐未允故有此

念蓋猶是從官不應默然也

答黃仁卿書 趙公相見有何語當時大事不得不用此輩事定之後便須與分界限立紀綱若不能制而去亦全得朝廷事體不就自家手裏壞却去冬亦嘗告之而不以爲然乃謂韓是好人不愛官職今日弄得朝廷事體卽當自家亦立不住畢竟何益且是群小動輒以篡逆之罪加人置人於族滅之地以苟自己一時之利亦不復爲國家計此可爲寒心者惜乎此公有憂國之心而無其術以至於此也

禁僞學

韓侂胄怨趙丞相與先生以其從遊皆知名士欲盡去之而不可悉誣以罪或謂之曰凡相與異者皆道學之人若以道學目之則

有何罪當名曰偽學蓋謂貪黷放肆乃人真情廉潔好修者皆偽耳復陰疏先生門下姓名授之由是有偽學之目善類皆不自安矣劉德秀上言邪正之辨無過真與偽而已彼口道先王之言而行如市人所不爲在興王之所必斥也詔下其章汪濬等入劄子辨之皆被斥罷

與章侍郎書 國論大變日甚一日令人憂懼便覺無頓身處不知上天至仁何故生此等輩使能譸張幻惑以敗人之國家也昨在經筵不能上爲明主預陳此說吾輩亦不得爲無罪矣於今尙何言哉尙何言哉

與饒廷老書 中間道學二字標榜不親切又不曾經官審驗多容偽濫近蒙易以偽號又責保任虛實於是真廣始判矣

答蔡季通書 時論又大變旦夕必見及其兆已見矣星經參同

甚願早見之只恐竄謫不得共講評耳

答任伯起 所喻已業荒廢此亦甚以爲疑意謂世味漸深遂已無復此志今乃猶有愧恨之心足以見善端之未泯也一旦幡然如轉戶樞亦何難之有哉熹衰病之軀飲食起居尙未能如舊流竄放殛久已置之度外諸生遠來無可遣去之理朝廷若欲行遣亦須符到奉行難以遽自匆匆也詳觀來諭似有仰人鼻息以爲慘舒之意若方寸之間日日如此則與長戚戚者無以異矣若欲學道要須先去此心然後可以語上上蔡先生言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也不知曾見此書否

韓文考異成

先生曰大抵此理有未分曉處秦漢以來傳記所載只是說夢韓退之畧近似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智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以某觀人之性豈獨三品須有百千萬品退之所論却少了一氣字韓子於道見其大體規模極分明但未能究其所從來而體察操履處皆不細密其排佛老亦據其所見而言之耳程先生說西銘乃原道宗祖此言可以推其淺深也

序 南安韓文出蒲田方氏近世號爲佳本予讀之信然然猶恨其不盡載諸本同異而多折衷於三本也原三本之見信杭蜀以舊閣以官其信之也則宜然如歐陽公之言韓文印本初未必誤多爲校讎者妄改亦謂如羅池碑改步爲涉田氏廟改天明爲王明之類耳觀其自言爲兒童時得蜀本韓文於隨州李氏計其歲月當在天禧中年且其書已故弊脫畧則其摹印之日與祥符杭

本蓋未知其孰先孰後而嘉祐蜀本又其子孫明矣然而猶曰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則固未嘗必以舊本爲是而悉從之也至於秘閣官書則亦民間所獻掌故令史所抄而一時館職所校耳其所傳者豈真作者之手稿而是正之者豈盡劉向揚雄之倫哉讀者正當擇其文理意義之善者而從之不當但以地望形勢爲重輕也抑韓子之爲文雖以力去陳言爲務而又必以文從字順各識其職爲貴讀者或未得此權度則其文理意義正自有未易言者是以予於此書姑攷諸本之同異而兼存之以待覽者之自擇區區妄意雖或竊有所疑而不敢偏有所廢也

楚辭集註成

丞相趙公暴卒於永先生悲憫註楚辭以見志

序

古楚辭集註

八卷

今所校定其第錄如上

蓋自屈原賦離騷

而南國京之各章繼作通號楚辭大抵皆屈原意而離騷

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爲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

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爲書其詞旨雖或流於跌宕怪

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爲訓然皆生於纏綿惻怛不能自巳之至

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

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

婦拔淚謳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

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

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詞至漢

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

書世復不傳及隋唐間爲訓解者尙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爲

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驗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

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並行於世其於訓詁名物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沉潛反復嗟歎詠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爲抑鬱而不得伸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予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據舊編粗加櫟括定爲集註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悽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楚辭後語目錄序 右楚辭後語目錄以鼂氏所集錄續變二書刊補定著凡五十二篇鼂氏之爲此書固主於辭而亦不得不兼於義今因其舊則其考於詞也宜益精而擇於義也當益嚴矣此

余之所以就就而不得不致其謹也蓋屈子者窮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詞也故今所欲取而使繼之者必其出於幽憂窮蹙怨慕淒涼之意乃爲得其餘韻而宏衍鉅麗之觀懽愉快適之語宜不得而與焉至論其等則又必以無心而冥會者爲貴其或有是則雖遠且賤猶將汲而進之一有意於求似則雖迫真如揚柳亦不得已而取之耳若其義則首篇所著荀卿子之言指意深切詞調鏗鏘君人者誠能使人朝夕諷誦不離於其側如衛武公之抑戒則所以入耳而著心者豈但廣廈細旃明師勸誦之益而已哉此固余之所爲眷眷而不能忘者若高唐神女李姬洛神之屬其詞若不可廢而皆棄不錄則以義裁之而斷其爲禮法之罪人也高唐卒章雖有恩萬方憂國害開聖賢輔不逮之云亦屠兒之禮佛娼家之讀禮耳幾何其不爲獻笑之資而何諷一之有哉其息

夫躬邇宗元之不棄則鼂氏已言之矣至於揚雄則未有議其罪者而余獨以爲是其失節亦蔡琰之儔耳然琰猶知愧而自訟若雄則反誦前哲以自文豈又不得與琰比矣今皆取之豈不以夫琰之母予無絕道而於雄則欲因反騷而著蘓氏洪氏之貶詞以明天下之大戒也陶翁之詞鼂氏以爲中和之發於此不類特以其爲古賦之流而取之是也抑以其自謂晉臣恥事二姓而言則其意亦不爲不悲矣序列於此又何疑焉至於終篇特著張夫子呂與叔之言蓋又以告夫游藝之及此者使知學之有本而反求之則文章有不足爲者矣其餘微文碎義又各附見於本篇此不暇悉著云

答鄭子上書 病中不敢勞心看經書間取楚辭遮眼亦便有無限合整理但恐犯忌不敢形紙墨耳因思占人是費多少心思做

丙辰

二年六十七歲削秘閣修撰罷祠竄蔡元定於道州

下此文字只隔一手便無入理會得深可歎息也所編左氏文字如何若有人寫旋寫得數段來亦甚幸也病中不敢出門已累月精舍亦鞠爲茂草塊坐無語偶便附此臨風依然

劉德秀言僞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乞將語錄之類盡行毀除故取士稍涉義理者皆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爲世大禁胡絃上書言比年以來僞學倡颺圖爲不軌動搖上皇詆誣聖德幾致大亂望宣諭宰執僞學之黨權住進擬自是學禁愈急已而言者又論僞學之禍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僞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僞學五字時臺諫洶洶爭欲論先生以媚侂冑然無敢先發者絃

未達時嘗謁先生先生待學子惟脫粟飯過絃不能異也絃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乏也至是乃銳然以擊先生任責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章疏乃成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有沈繼祖者爲小官時嘗採摭先生語益之語以自售至是追論伊川之罪得爲御史絃卽以草疏授之繼祖遂誣論先生十罪且言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論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以簣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誼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餐粗食淡衣褻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或坐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迹如鬼如蜮其徒蔡元定佐之爲妖乞送別州編管詔先生落職罷祠竄季通於道州已而選人余嘉上書乞斬朱熹以絕僞學謝深甫抵其書於地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果何罪乎事乃止